

那时候,父亲常坐院子里织网。挂网、旋网、圈网都织。那时候父亲年轻,是坐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织网,门前的格尼河水哗哗流淌。织好的网一定会投入河流,父亲更像在为河流织网。阳光照耀着,鱼线闪银光,门前的河流也闪银光,若到傍晚,火烧云来了,就闪红光。这些光都被父亲吸纳,父亲红润的面庞遮盖了疲惫,有些年纪以后,又遮盖了沧桑。

小时候的父亲不织网,那时鱼太多,有“瓢舀鱼”的说法。父亲说,人们傻得不知道吃鱼。小时候的父亲与河流的亲昵是戏水,把自己玩成一条鱼。父亲依靠练就的看家本领,从河流中挽救过的生命数不清。比如,谁家轻生的媳妇、偷偷下河的顽童、洪水冲来的小伙以及困在洪水中的村民。因此,父亲要在夏天教我们游泳,就在家门前的三角河叉,水流最诡秘的地方。我们无所顾忌地玩水,他又会告诉我们水的危险。

都说打鱼摸虾耽误庄稼,父亲却不耽误。父亲会在晚上从地里回来再去撒网,天不亮去起网。每一轮太阳升起的时候,远远会传来水裤的声音,那是父亲的脚步,漆黑的水裤从脚到腋窝,少说有十多斤重,走起路来隆隆作响。进了门,就有腥气四散,凉丝丝的,带了些鲜,那是河的味道。若腥气浓重,就捕到了鱼。母亲会从气味判断,父亲扛回来的用厚塑料布包裹的网兜里打了多少鱼。冬天,河冰封了也要去。人们三五成群,带上羊镐、铁锹、钎子、斧子,还要扛上木橛。大家铲去冰面的厚雪,刨冰窟窿,叮叮咚咚,各种工具都用上,庄稼人变成了工匠。刨到一人多深,人才从里面爬上来,几个人抬起木橛往窟窿里撞,嘿哟,嘿哟,撞破以后,河水就翻着花冒出来,鱼也会冒出来,冒出来的鱼很难再回去。冰封的冬季,父亲仍会在河里获得丰收。所以,一年四季,河都在流淌。难怪人们喜欢把河比喻为母亲,河流喂养着岸上的人们。

有水的地方人心是柔软的。岸上的人们会为一根木头争红了脸,也会骂得嘴角泛白,东家长西家短,但最终洒下热泪,化解了一切。在此之前,他们可否到了岸边,去看了河流,答案是肯定的,河流梳理了人们的千头万绪,河流柔软了人的心。

离开一片水域,到达另一片水域,即从北到南,从格尼河到嘉陵江,这是我的人生轨迹,离开

故乡,到达另一故乡。水,给了我两次故乡。格尼河来自诺敏河,诺敏河是嫩江的支流,嫩江注入松花江,父亲没去过松花江,只听说松花江大得看不到边,里边的鱼也大且多。嘉陵江是长江的分支,发源于秦岭,经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重庆,汇入长江。我的所在地为四川南充,有着“曲流”之称的那段水域。

后来父亲随我来到嘉陵江。父亲来之前,我未曾提起对家乡那条河流的想念,想再去靠近,嗅嗅那鲜腥之气,像孩子一样在岸边的草甸子奔跑,抛一捧野花瓣,看它随波逐流,或拾起鹅卵石,打几个水漂。那时,还不知对河流的思念实际也是思念岸上的人们。父亲反对我远嫁他乡,当一切成为定局,南充已定居了他的三个儿女。我告诉父亲,这里有江,很大的一条江,父亲才有悦色。

父亲和母亲的包裹很多,多到几乎占据一半的客厅。除去母亲带的那些衣服,父亲在北方织的网占了重要比例,还有父亲那条沉重的水裤。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存在差距,加之异乡的语言问题,父亲不快乐。我知道父亲带了网,想要见水,通过与水的沟通,来沟通人。我很希望水能够成为媒介,免去父亲的离乡之苦。我住的地方不是江景房,无法像故乡那样开门见水,但距离江边不远。那时嘉陵江上中坝大桥正在兴建,父亲第一次到江边,脸上有了多日不见的润红。父亲说,松花江可能也是这样,水好像没动弹。又说,水太大了。禁渔期无法捕鱼,父亲则每日到江边,看对岸的桥一点点铺过来。多日后,父亲认为,每天在修桥,那桥就是不长。而后才渐渐明白,是江太宽,看不出桥的生长。

终于可以捕鱼了。父亲沿着江岸去找一块适合撒网的地方,走了很远也没找到,一连找了许多天,仍没有合适的地方。父亲说,要在平稳的河叉下挂子,河岸的岩壁下圈网。河叉里一般是涨水时不小心跑进去出不来的鱼。圈网一般捕的是鲢鱼,鲢鱼喜欢钻岩缝,且水底有淤泥的地方,往往中间水流湍急,岸边略稳,有漩涡。在我看来,不是没有这样的地方,但是父亲一直摇头,在排斥着什么,似乎他的那些网只属于格尼河,不该搬进嘉陵江。

之后,父亲实在熬不住,索性撒一网试试。地点选择距离滨江大道不远的河岸。父亲



有些不好意思在城市的江边穿上那条沉重的水裤,其实也大可不必穿水裤,水裤只适合北方,北方的水即使在夏季也凉。于是,父亲任凭江水湿了衣裤,撒了他的第一网。正如父亲预料的那样,一条鱼也没有。父亲在起网时还是抱有希望的。

父亲一直没有捕到鱼。父亲撒下的渔网时常消失不见,他猜测不是被水冲走,就是被人偷走。还在的渔网也没打上鱼,甚至连水草也没有,偶尔会挂个矿泉水瓶子或者塑料袋之类。要么,会发现渔网上有一个大洞。当我看见父亲在阳台织网时,才明白,父亲要织适合嘉陵江的网,有大的网眼。父亲说,江里的鱼都是大鱼,他的网小了。

然而,父亲费尽心力织就的网,仍然捕不到一条鱼。怎么会捕到鱼呢,那些网眼大到可以顺利穿过人的双拳。

后来,父亲像去格尼河上游打渔那样,带上干粮水壶,还买来帐篷,几个日夜守住嘉陵江。那天,父亲湿漉漉地回来,身上沾满泥浆,鱼没打到。我们劝父亲不要再打渔了,买鱼竿钓鱼吧。夜里临睡前,父亲才告诉我们,雨后他在高高的河堤摔了跤,爬起来又摔倒,再爬起来还是摔倒,一连摔了三次。父亲愤愤地说,长这么大,还没摔过这么多跤,嘉陵江跟他干上了。

父亲几乎对嘉陵江难以理解了,这么大的水,为什么没有鱼。鱼当然有,只是父亲捕不到。每到傍晚,父亲会看着江里的渔船发呆,难道鱼只钻他们的网?

父亲没有气馁,努力与一条陌生的河流和睦相处,以融入这座陌生的城市。父亲买来钓鱼竿,跟江岸钓鱼的人坐在一起。虽然没见父亲提鱼回来,但父亲每天都热情地去钓鱼,已经知道哪里有卖鱼饵。这些鱼饵并不仅仅是蚯蚓,而是鱼虫,往江面一抛,再用鱼钩,鱼是被空钩刮上来的。这种说法我不信,父亲坚持说那些钓鱼的就是这样钓到。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并没有去问,而是看,看怎么能看出来。对于父亲来说,嘉陵江岸上的人们是陌生的,他还没踏出那关键的一步。

终于,鱼上了父亲的钩。那天父亲回来,我们照例问他钓到没有,往日他会回答,那日却一声不吭,且带着一抹难以捉摸的笑容。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钓上的那条鱼,一条中指大小的鱼,包裹在层层叠叠的塑料布中。我们没人知道这是什么鱼。那样的一条小鱼无法上餐桌,小得让人发笑,小得令人尴尬,但最终是一条鱼啊。我们笑了好一阵,笑的声音有点大,之后大家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静默。父亲站在阳台抽烟远眺,因为一条小得可怜的鱼,脊背比平日挺直了些。

多年以后,我们送父亲回故乡。回去的包裹仍然沉重,父亲背上了在城市买的渔具,完整的一套,比那条水裤沉重了好几倍。那时父亲已身患癌症,消瘦,憔悴。我们想帮他背那套渔具,怎么也要不过来,他就要让渔具贴着他的背,像把巨大的吉他,一走路咕叽咕叽一下下敲着他

的屁股。

父亲站在家乡的河岸上,看咱这河多好啊!那江太欺负人了,一条鱼也打不到。

然而,家乡的人来看望父亲,父亲都要打开那套渔具,一遍遍讲他在嘉陵江捕鱼的日子,讲嘉陵江,以及江岸上的人们。无论之前怎样褒贬,最后父亲会用一句话总结,嘉陵江那地方挺好。父亲知道自己时日不多,常常自言自语,这辈子够本了,一江一河,挺福气了。

在嘉陵江畔生活近20年,我并没有机会认真了解这片水域,直到2017年夏初,跟随采风团走嘉陵江。父亲也应该也看看整片嘉陵江水域,就像没有见过松花江那样,再看看长江。然而父亲已经去世。

我们从广元朝天区出发,到昭化,再到广元港,乘船到虎跳镇上岸,再到苍溪,而后阆中、华蓥、武胜、合川、重庆。

武胜是南充的一个县,在武胜的沿口古镇,我们遇见了一位织渔网的老人。老人坐在屋檐下的小马扎上,挨着古旧的木门,面前一条长凳,长凳上挂着网线,网线银白,老人的头发也银白,背后是一条悠长的古巷,巷子尽头是嘉陵江。我嗅到了熟悉的鲜腥之气,也许来自嘉陵江,也许来自脚下近千年的青石板。我想象太阳刚刚升起,老人背着用厚塑料布包裹着的网和网里的鱼,沿着古巷走回家的样子。滴滴答答的江水从背后跟着老人的脚步,渗进青石板里,一直跟到他的门前,他的妻子会通过气味辨别鱼的多少。

有多少年的古镇,就有多少年的渔翁,那鲜腥之气也有了古味。我可以称老人为父亲,河岸上的渔翁都是我的父亲。

嘉陵江是在合川与渠江、涪江汇合,到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。我的行程因事终止于合川,没能到达朝天门。就像父亲没有去过松花江,我至今也没到达朝天门。心中有个长长的大河浩荡,有个宽阔所在,凡事有念想总是好的。不过,如果有一天我去朝天门,一定替父亲看看长江。

对我来说,如果决定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留下,是因为水,那么一点也不夸张。没什么事,能够出门看看河流,这多么好。有人问起,你的家乡在哪里,我可以回答,我有两个家乡,一个叫河,一个叫江。父亲也如此,这一江一河,是他引以为豪的。



命,大作家营造气象浑雄之境界,只有小作家才埋头打磨句子,重视局部,像捕鱼者关注水纹变化,像工匠在镶嵌一件景泰蓝烟壶,烟雨涌来,格局肯定嫌小。

文字热爱颜色的缘故,有了文图并列组合,有了《北中原》一书。

颜色和文字

让句子暂停,把颜色再调远一些。虚谷是我喜欢的一位画家,他会“画颜色”。虚谷任过清军参将,后有感触披缁入空门,这近似顿悟。他不当作家,我一直没见《虚谷小语》。其人一生简历就是“四套件”:穿过儒服、戎装、官服、袈裟,最后睡在关帝庙画案上,乘鹤西归。他画花果、禽鱼、山水、金鱼、松鼠尤为著名,笔墨老辣奇拙,用干笔偏锋,敷色以淡彩为主,偶而亦用强烈对比色,风格冷峭新奇,隽雅鲜活,匠心独运,无一呆滞相,吴昌硕叹道,“一拳打破去来今”。我少年时代床头墙上贴过他一张《松鹤图》,肯定是印刷品。虚谷如果写作,他会调理语言,把颜色运用得是:正敬、平奇、虚实、轻重、藏露、布白。句子空灵,有空间感,平中求奇,静中有动,虚实相生,突破常规,生意盎然。这样的人掂笔再写作,根本没有同代作家吃饭的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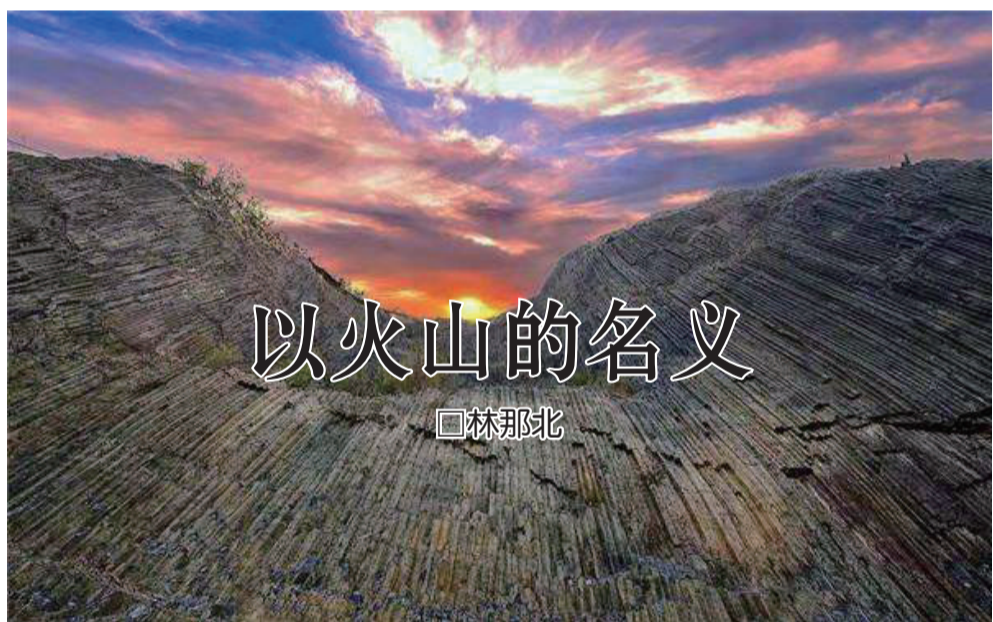
我脑海里,能把文章和颜色贯通一气的只有虚谷,可惜他不写散文。

有一天半夜,他对我说,要颜色变形,要“来得狠,舍得妙”。虚谷之前,八大将鱼眼画成方的,眸子点在眼眶边,冷光向社会,白眼朝天,以示蔑视态度。到虚谷笔下,他把金鱼身子画方形,鱼头画方形,他推动一方一方金鱼在纸上游动。同时代,西方印象派画家塞尚、莫奈,和虚谷画风有相似处,两地离这么远,这真有点玄乎。虚谷说,你句子也要写成“方形的”,像驴子。

这都是纸上谈兵,关键要看句子出笼之后的模样,是蚯蚓还是黄鹂。句子要大于颜色,句子要小于颜色,句子要携带颜色。

以上是一边写字一边掺颜色的体会。一位作家一谈创作体会云云语语就不可爱了,尤其作家不说字偏说色,避实就虚,像一个行者一旦登上领奖台,同样也不可爱了,不管找啥理由搪塞。

(图为《北中原》一书插图)



你无法想象 18000 多年前的岁月是多么寂寥,“兵戎相见”“烽火连天”“尸横遍野”等词语还陌生得像一群怪物,大地如此单纯稚嫩,无边的荒原与旷野比肩接踵,所有的树木与野兽都悠然自得地以为自己就是地面上唯一的彼此,将一起相安无事地活过无数春天和冬天。它们不知道未来即将出现的“人”,会是一个什么概念,又将会把它们的日子搅出什么花样来。

那天也许有雨,或者阳光剧烈,这都说明不了什么,骤起的风其实连日来已经夹带着一缕缕越来越浓烈的焦黄气味,泥石间不时有细微的抽搐一闪而过,却没有唤起任何一株植物和一只动物的警觉。身处太平日久,太阳升了落了,月亮又懒洋洋爬到头顶,白与黑就这样无休止地周而复始转换,时光永远移动得那么安逸且恒定,在习以为常中已经渐渐麻木,早就略掉种种危机。

可是地已经越来越异样,从温热升腾到炽烈,几乎只是瞬息之间的事,然后突然电光石火,隐于土之下的伟力已经暗自蓄谋了很长时间,它们狂躁地翻滚喊叫,终于接连撕扯开几个大口,岩浆刺时呼啸向上,烈焰灼红了天空,赤地千里,草木不再,天地浑浊迷离,日月黯然晦涩……

18000 多年后,我在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南 20 公里左右处这个叫淘家庄的村子,听到了关于那场火山喷发的往事。脚下曾经有过的地动山摇,已经淡远得如同一个虚幻的传说。那个被人类命名为团山子的地方,海拔仅 190 多米,不险峻不陡峭,从远处看,它甚至荡漾着一股温情脉脉的柔美,虽已入秋,树木仍参差挺立,叶片迎风摇摆,依旧有着丰盈而热烈的绿意。走近了才猛地一怔:居然有这样的石头!确实非常奇特,数万根大小不一的岩柱工整精致地呈五棱或六棱放射形的条状,仿佛被无数能工巧匠倾力精雕细琢过,使其自上而下徐徐倾斜出 45 度,成片铺开,坚硬宏伟,深重的灰色中又夹带着沉稳的褐和黑——因了这肃穆的色泽,整个玄武岩的石崖顿时显得愈发神秘而庄重了。

火山口,如此博大壮观的锥形火山口!它深达 20 多米,直径 60 多米——不仅一个。淘家庄属于昌乐县乔官镇,镇上包括团山子在内的火山口遗址面积 7.2 平方公里,竟有 20 余处

之多,彼此相连,互为呼应,像一张张张嘴朝天张开,执拗地诉说着什么、呼喊着什么。在第一次喷发之后,地下的玄武岩浆像约好了似的,接连钻出地面,一下又一下。在 1000 多万年的时间里,共有三次大规模喷发,波及范围多达 1000 多平方公里。终于喷痛快了,它们才在大约 10000 年前款款歇下,重新板起脸,归于沉寂。

究竟是哪种生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最初萌发生机?又是哪一双脚开始最先徐徐踏人?位于胶东半岛中部的昌乐,北面 80 公里处就是浩瀚渤海。据记载它古称营丘,最初是姜太公的封地,春秋战国时期,齐威王的大臣淳于髡也在此执政,死后淳于髡就葬在火山群中的“夫子山”上。而置县则始于北宋建隆三年,即公元 962 年,以“都昌”“长乐”两地名之尾字取名昌乐县,寓“昌盛安乐”之意,此时离火山第一次爆发已经过去 17000 多年。时间修复了一切,万物都在复苏,炊烟起了,直立行走的人类在此安居乐业。

火山灰中含有极其丰富的矿物质,对所有植物而言竟都是上等的肥料。昌乐县乔官镇境内这些远古火山群,遍及郝家沟、姬家庄子、荆山坡、孙家沟、段家沟、响水、黑山子、南音等几十个村庄,这些被外人统称为火山村的地方,稻谷、小米、西瓜、白芋等农作物都因此有了与众不同的品质。更奇特的是,火山还带来另一个更珍贵的宝贝,就是蓝宝石。作为世界四大蓝宝石产地之一,目前全县已经勘测出来的蓝宝石有矿面积多达 450 多平方公里,储量数 10 亿克拉,占全国蓝宝石总储量的 90% 以上。

从地质的角度看,所谓火山,不过是地球板块相互摩擦碰撞,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了局部高温,覆盖其上的岩石被熔化而膨胀,形成巨大压力,于是在地壳断层或薄弱的地方找到突破口,骤然向上迸发。

站在昌乐阳光透亮的凉爽秋色中,我俯身看向脚下,这里的地壳果真比别处薄吗?不知道史前那么暴戾的地层之下,一万多年来为什么又变得如此温顺驯服?火山灰、蓝宝石,以及全国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完好、形态最独特的火山遗址,对于这一方土地而言,都成为额外的奖赏。天地有情,冥冥之中想必造物主不过是借火山的名义,把一份厚爱赐予了这里。

